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康有爲長興里講學記

陳千秋・梁啓超校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WT221/0601

戊戌前康有為長興里講學記

學記

邨人慧思文質云底虽嘗讚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以蹉跎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汙澤啗膏來遊邨人云以告焉然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來遊非為學耶學者教也有所不知教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教人之所能若已知已知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越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然大黃性凉是也若石之曰

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而孟子言荀子性善之說有激而後告子生之謂性自是而論荀子性惡之說其說程子孫子未嘗存今性為二理有氣質所賦精氣神為二者蓋附會孟子子與則性全足氣質所謂義也余別有論性篇

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別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人与禽獸相同是視聽運動與人獸之別也

學也者由人為之勉強至是者也不強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極無師友之相長者冥思之相触故安于其愚而為人賤弱也羣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鸞儀

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  
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于萬  
物也之京師者能為燕語入吳越者能作吳言遊于貴  
人之門者其與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  
出鄉老于山居谷汲者蚩饒所模鄙可笑蔽其所見而  
無所學也況以天地為之居以萬物為之與以聖人為  
之師者乎

同是物也人則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  
則異于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于陋學矣同是  
博學通于宙合則勝于一方矣通于百業則勝于一隅  
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于循常蹈故拘文章

義者矣故人所以異于人者在勉強學明而已夫勉強  
為學務在逆乎常順人之常有耳目身體則有聲色  
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則有  
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貴相賤人  
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說制成事業此接為構而目  
惑榮而心洽就其為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  
人積京陔种壤溝人于是党類立矣其為是俗非一時  
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千萬年于是積習深矣欲矯  
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稱甚者其學愈至其達  
于人愈甚故所貴勉強行道也大戴保傳篇曰胡越之  
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教澤而不

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即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与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于不可計議矣可知識里也今譬若堯舜之與秦政隋煬周孔之與張獻忠李自成相去之遠班固歷豈能祿之哉吾竟茫然標簡畢被章縫而為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于學思以異于常人而已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于常將何所誅乎夫所以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後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黃帝堯舜用物成務以厚生茂周

公孔子垂學主教以迪來士皆以為仁也旁及異教佛  
氏之普度皆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為人者也  
虎狼鷹鷂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則亦仁也人莫不  
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  
之別耳其為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則為小人其仁大  
者則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婣于族者仁  
之光也任恤于鄉者仁之廣也若能流惠于邑則仁大  
矣能推恩于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于天下仁已至矣  
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  
類聖人至仁亦僅能自愛其類不物及物為人亦為我  
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



類盡乎人道耳。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坐為高遠哉。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  
易伊尹之任，難故等者，學為仁而已。若不行仁，則不為  
人，且不得為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覺哉。

孔子曰：學之不讲，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  
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庶  
勵激發，不可寡矣。顧亭林勉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  
祇當著書，不當講學。于是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江  
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以  
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去所關，戴震死時  
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

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莫皆由不讲學之  
過此与王戎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  
之壞亭林為功之首六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棘  
荆安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為  
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從上聖賢開義甚廣近世儒先學規良多或有為而  
言或因時立教或便于入門而昧宿未精或偏重一義  
而該舉未備鄙人渾思古義綜約教指下學上達原始  
要終尊德道學由內及外羣言淆亂則折衷于洙泗之  
聖末世昏濁則上探于三代之英道器並包本末并舉  
蓋皆人道之宜天理之節推于為士終于為聖由斯道

矣諸子勗哉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為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為至該今舉四言為綱分注條目以示入德焉

志于道 道之說至歧矣謹按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主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道者仁義而已志者志于仁義之道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指点最為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一曰格物 格杆格也物外物也言為學之始首在杆

格外物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至而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  
知誘于外不能反中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者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慾也中學記中精粹如此一大學同在小戴孟  
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先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為大人而已大  
學為大人之學大人在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  
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學主涵養用敬又中庸章句云  
非存心致知即扞格外物而後能致知也大指  
已合不過一時誤解耳夫學者如牛毛或者如麟角

成學之難由于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貨賄什器舉  
目皆是習之數十年焚之千萬人非有勇猛之力精  
進之功推陽廓清比于武事豈能格之哉學者當視  
之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念念在茲芟除洗伐而後  
能成金剛不壞身也朱用仲氏說需書此是學者入門  
第一功夫道者修元得氏鍊魂時有堅定之力而後  
能入道坐吾儒可以泛容得之乎若大端有立則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其于為學思過半矣若稍游移則  
終身無入道之日逝其勛哉大學以格物為入門鄭  
解豈有格字入門之始而令窮極天下之理哉且  
物理本無窮居之日宜未陽明格物之類也且格  
也物猶事也此深強故合窮理居格物之能相通  
教也首條無此深強故合窮理居格物之能相通  
大

二曰厲節 節者假借于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尚圓

人道尚方圓首以為智方足以為行不圓則不能備  
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記儻行有格又儻礪廉  
隅論語儻臨大節而不奪傳儻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節宋廣平曰名節至重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  
顧廷錫曰學者宜從狂狷起腳從中行歇腳後漢晚  
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殊可慕尚勁挺有主剛毅近  
仁勇者強矯矯在任道若卑污柔懦後難振起願與  
二三子厲之

三曰辨惑 外由清肅于是冰雪聰明矣然大道以多  
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凡近似于道而實非道者

積習既久最易惑人學者當嚴辨之孔子曰惡紫之  
奪朱惡邪聲之亂雅樂惡鄉原之亂德夫嚶嚶然曰  
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而不掩孟子取之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似非刺之無刺自以為是而  
孔子孟子深惡而痛絕之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也吾黨辨之哉莊子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  
術人性易緣有所先入則終身惑之且雖小道持之  
有故主之有党新學胸無所主鮮不蔽之及其用力  
既深不思舍去此所以陷溺滅頂而無悔也近世聲  
言利沽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是晚小學之蓋決不  
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 克己修慝學之要也然克修  
不若戒慎于未發之前不費搜捕自能  
陳天性之本極住育之能而下手專在  
之此子思獨存之心法聖學貴單傳秘  
真是單傳密旨子思十字打開以告堯  
若能用此過則有之吾信其必不為要  
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美哉吾克得子  
順受當何如耶

據于德 皋陶稱九德洪範稱三德周  
循其義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之類于  
則德者心之美也韓昌黎曰是于己若



德則德者得也即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可謂摯矣所以摯之其目有四

一曰主靜出僥

學者既能慎獨則清虛中平德性漸

融但若強制力索之功無優游津魚之趣夫行道當用勉強而入德宜階自然呂東萊曰水全放下不能湊泊周子以主靜主人極陳白沙于靜中養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尚何暇沉迷軒冕而錙塵金玉哉蓋自得之功全在養出端倪即孟子所謂逢原也若能保守則浩浩萬化卷舒自在矣

二曰養心不動

學記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易曰君

子以独立不懼遊世无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人之生世俱識苦乐毀譽得  
失釋氏謂之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朱子謂後世  
做聖人難縛手縛腳無不動之學故也必通天人之  
故昭曠岳翳超出萬類故人貌而天心猶恐血氣未  
能融浹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任有如無視危如安  
至于臨深崖豈二分垂在外後容談笑其康哉乎死  
生不知則毀譽滂仙如蚊虻之過耳豈復有識極行  
吾心之安處天下誘之而不顧然後可以當大任也  
學者有伊尹之志若學不至此猶是姦姦嚙嚙爾然  
媚世終未能成

三四 變化氣質

學既成矣及其養用猶有氣質之偏

亟當磨礪浚底於純和昔朱子論謝上蔡陸子靜  
謂無欲之上而隔氣質一層呂東萊少時氣質極粗  
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子星痛自愛改故  
朱子曰學如伯恭推得謂之變化氣質者后夔教胄  
惟以聲樂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之九德洪範  
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學正心修身之傳明何瑋  
心為變化氣質之學誠為礪詰心戒其有所身戒其  
有所可謂直捷指出矣中庸之養而皆中節謂之和  
亦變化氣質也劉元城之學不妄語七年不得謝上  
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起字皆學者

四

之法也。若氣質不和，若用偏頗，害事不少。願其勉焉。  
曰：檢攝威儀。威儀為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劉  
康公以威儀為定命之符。孟子曰：獫狁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由此觀之，其于養心不為無繫矣。孔子  
貴動之以禮。曾子貴動容貌，正顏色，詩詠，被都人士  
北宮文子稱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闥，皆  
有常度，不失尺寸。遂祈伊周之任，何晏鄧颺行步顧  
影，鬼出鬼蹤，不得其死。熒觀先史為我著龜，諸君子  
共學當暑，不得袒裼相見，若以長衣容止，尚溫文語  
言，去襍鄙，出入趨翔，尤宜端重。鄙人魚非，安定二三  
子于元，若仲車室有讓焉。朋友微攝，僕夫敢告若城。

闕然達之行見利于子矜休第媒嬖之言不踰于門  
闕蒲博為牧奴之戲篋篋乃家人之事至于鴛鴦尤  
為妖物此皆士類所不當宜有節遂之移流吾亮自  
能遠絕去煩忠告也

依于仁 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無衣則為裸蟲人而  
不仁亦為一裸蟲而已凡所以為學皆以為仁也其  
教有四

一曰教行孝弟 有子曰孝弟者其為人之本以人之  
所自來仁之所至親也屬毛離裏具有至性不待教  
學若薄于所親是謂悖逆其有較資財而不為養繼  
乖戾而不為權者其本已謬不足復與其學也

二曰崇尚任恤 史遷傳任俠然俠尚意氣恩怨大明

任恤則相救相調相親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  
任于朋友必能忠于其君也能忠于卿黨必能忠子  
其國也若坐視朋友嬖黨之患難甚或深言正色以  
陰勸之則亦將賣國而不動其心也其人不任者必  
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觀之矣

三曰廣宣教惠 仁為相人偶之義故貴于能羣羊能

羣者也故善美義美皆信之犬不羣者也故獄狹等  
字淫之吾既為人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曰孤曰獨  
惟鬼神之道則既非人道也若處奇士之行寡過獨  
善其能比于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日所難得者是

忠肝熱血人周官六行之賓與皆忠肝熱血人也即  
佛氏空寂上言若不善度衆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  
了為美者後世以老楊之學託于孔氏于是下者營  
私上者独善出而任事者皆貪竊去恥之人而生或  
其所託命則教之中衰也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  
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丕復先覺之任人人有之展轉  
瞞人即為功德推之既廣是亦為政則志士仁人講  
學三責也

四曰同體微溺 吾与所人同出于天而親同吾与病  
瘼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義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  
可恥也吾之不能仁親可媿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學者將疑其  
高遠而不可及也夫反而求之我豈無儼溺時乎我  
有儼溺望人拯之人有儼溺我坐視之豈禽獸其忍  
之哉故同體儼溺不通推心稍廣而已學者云河漢  
之也

游于藝 周官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漢志六藝為易  
書詩礼乐春秋州小學其業不同古今殊異要惟藝者  
道術之傳後世文業日繁道術益博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事理本末切于人道皆學者所不能遺今繼  
後並攬分為學目備列于下

一曰義理之學 最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于



天或于勢積于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主之義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人主之義與時推移如五行之運速相重經者也原于孔子析于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 易曰吉凶與或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後與而誰與既不能不與則同其患當經營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專以經世也惟莊生知之今奉之孔子上推三代列為沿革至其損益則自漢至國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後王故經世之學今可行務通變宜或垂辭焉後生云

以易此

三曰考據之學

無微不信則當有據不知者作則當

有考百學皆然經學史學掌故之學其大者也瑣者  
為之勝碑表述難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  
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凡義理經世不闕施行  
徒辨證者疎考據類

四曰詞章之學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四科

之列文與學並我國之降辨說興起西京而後文體  
浩繁世既競尚不能不通今釐為二體曰文曰筆有  
韻者文也各韻者筆也筆有二體曰散曰駢文有二  
體曰銘贊曰詩賦銘贊本異而後同詩賦古今而今

分駢散之諧協者尔曰文詩賦之單行者六為筆蓋  
韻者非佳句末疊韻之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是也  
學与时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  
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任學六朝隋唐人  
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  
出此四者三代既遠學術日異若復古制非  
廷金甲不能遽言今因先正遺說立此四目以為  
通學

欲復古制切于人事便于經世周人六藝之學最美  
矣但射御二者于今無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  
經世通用者一曰圖一曰經補之庶足為國家之用

不謂迂疏也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武多  
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武少六藝不興故也論此六者  
以為先驅俟令甲推行才武自廣豈特吾黨之區區  
耶

### 補六藝之學

一曰禮 古之人士日以習禮為學故孔子于禮曰執  
禮秦漢之後禮衰樂壞劉昆行之以為異事蓋禮之  
廢久矣但禮為人用務以時王之學者研鑽禮經或  
有深窺行于今制瞠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擇士人  
宜行者與諸子以時習焉

朝廷之禮 六朝引見召見立班宣讀是也

祭祀之礼 陪祭祭先祭神谒告星也

賓客之礼 内外相下諸相見礼星也奉使時焉

其冠昏喪紀 閭門之礼並以時講習以大清會典

大清通礼為据其時俗通用不求變俗則酌從

焉若夫儀礼可編成儀注以習之

二曰樂 乐学廢亡久矣漢時猶有鼓吹諸生及雅歌

八篇今並亡之于是樂学專屬之倡優淫艷山邪為

莊士所不道今欲復樂学古人遺跡猶可推求陳繡

南京師声律通考據荀勗笛用无半譜以追古乐故

辨甚精今據之以致欽定律呂正義續編

今乐音乐器乐舞三端俟大備乐器考定之然古者

礼乐不去身士無故不撤琴瑟蔡邕曰乐以聲為主

房庶曰以今之器采古之聲亦何不可今擬先購鐘磬鼓琴瑟箏故事以時習之以宣血氣而導和平庶幾不失古人以樂為教之意耳安室道法也

三曰書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小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漢制太史課學童諷籀文九千字得補吏通六禮書者補令史今上自鐘鼎古文中為篆隸下為真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書皆學者所宜兼通也

四曰數 數學舉目皆是至切用矣測天製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學者苦其繁深其實既解隸除即可學開方八線橢圓矣近用代數微積分尤為徑捷阿爾熱八達譯本東來不必叱為遠夷異學也

五曰圖 圖譜之學久亡不知書求其理圖求其形用  
莫切矣昔人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吾謂登高能圖  
可為士矣國學從數學入故從其後

六曰藝 古者男子生而懸弧長而習射蓋上則為將  
帥下則為卒伍寓武備于文事無之非射故一人有  
一人之用也 國朝八旗考試皆用騎射別有火器  
營今弓矢已無用藝即代弓矢者也士皆宜習之以  
備緩急之用當以春秋佳日律地習學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即闕大散宜生也後世人士方領矩步  
徒知誦誦好仇腹心豈能任乎  
凡六藝之學皆以致用也古者學藝既明則有賓興

學通行修則有徵聘漢晉六朝猶存辟舉淵明蓋信歟  
之歟即有彭澤之授荀爽就平原之徵即致三公之位  
若在今日必限出身自非富適陶鄭家臣程雍安得黃  
霸馬郎釋之選吏出有曹史黎白舒何淵海孟軻荀卿  
之學屈賈遷固之文若不俛首科目研精舉業上不得  
擇禍以行吾學下不得一矜以救饑寒遑論其它哉故  
古者惠行之不修不惠無位今學行既通尚有事焉故  
上自豪俊之士下至窮巷之夫敝精費神窮老盡氣沈  
溺終身而不知學者蓋已多也荀者醫祝史巫胥執技  
以事上今之科舉衣食之由世事教能先王不禁今何  
存科舉之學以俟來士若以之喪志則卑鄙可羞其豪



條蹊蹊學術通贍則軒軒天地間白沙所謂海闊從魚  
躍天空任鳥飛若是區區何足真哉何足算哉  
科學之學

一曰經義

應

制之體不出莊雅必通經史乃厚本

原類通原流則百二名家不可不涉款如正體則

欽定四書文不可不讀若暄釀深雅不造于古而深

合于時者莫如管絃若稿真如周公之礼大鑒之禪

範圍一時深可師法五經之文畧異四書條觀時人

凡有二體一曰注疏體臚諸家義而執斷之貴于深

通該簡者也一曰騷選體集奇文異句而精鍊之貴

于奧博瑰麗者也

二曰策問

擇要而對貴有勞裁旁通其情深忌鈔寫加以文筆  
自見雅裁久筆之用厥有二者散文為上史通為宜  
施用有當毋妄為也若大雅奇才豈限成例至于  
廷對典重延攬當直抒所學上如仲舒次若劉蕡告  
君伊始豈可鈔比成文講求楷法以上頁 朝廷下  
欺所學哉且自唐之後非階給御無由上書時命難  
知萬無事有

三曰詩賦 應 制體裁祇有莊雅試帖尤尚原本唐

實乃祛鄙俗極華之作館閣合裁養雲纖陋幸勿學  
步 律賦本于唐人王 榮 黃 滔為今近人妙精斯製

吳錫麒顧元旦傳宗近年風氣漸修尤上若能樹骨

選樓采聲聞府則可馳騁時流高晚上京矣

四

曰楷法

書至宋藝當上通篆隸導原六朝隸有廣

碑書編

至于應

制歐碑合作虞恭皇甫斯為正宗

柴鏡文碑剛柔得體小楷盡美則樊府君博塔銘尚

為大楷端勁則多寶塔郭家廟宜為但加精熟可掇

華選矣

凡上所論本末兼該巨細畢備學者之養爾已足矣

尚有窮神知化之學天地人物之故以待通才非學

規之常不復列焉

講學 後世學術日繁總其要竦相與聚訟者曰漢學

曰宋學而已若宋學變為心學漢學變為名物訓詁  
又歧中之歧也至于今日則朱陸並廢舒向俱亡而  
新猷之偽書為經學荆舒之經義為理學于是漢學  
宋學皆亡蓋晦旨召塞極矣先師朱先生曰古之  
學術歧于道外今之學術歧于道中董子曰心天地  
者視北辰心嫌疑者視聖人當推本二學皆出于孔  
子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于論語而小戴  
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  
來之學皆其所統宗元明及國朝學案其衆子孫  
也多于義理者也漢學則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  
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

劉向為穀梁靖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西漢君臣  
政議其五派也近于經世者也余有漢儒學案別今  
古之學以配宋明學案二派昭昭以此求之二學可  
得其統矣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

明二  
者

然天子之道大弟子惟顏子得之

言行  
皆藏

滿子貢

之知聖以自餘皆因其賢之所近

說

各得其一體

孟子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何

解公序

春秋傳商孝經傳參

存

存

義理也春秋經世也

二書皆曾子子夏得之

經

三

年公羊傳魯子

于秦時漢有魯陽七十弟子時魯氏者魯子又魯滅

夫

可曾題子去又最老壽弟子最衆諸賢皆不及也二家弟  
子集為論語論語序程子說故論語者曾子子夏之  
學業水心謂曾子將死時以顏色容貌詞氣三者為  
道未為知道考大戴曾子十篇皆修身寡過之言終  
身戰兢不敢稍失論語中如以約鮮知恥言過行之  
說与立事篇同必其明人記之孔子曰參也魯蓋堅  
毅自守之士其于孔子思易天下吾為東周堅白繼  
湮之說蓋槩乎無所得矣子夏洒掃進退之教表明  
之哭蓋當孔子沒後境詣高狭小如此故孟子謂曾  
子与子夏皆守約之人誠篤論也但長於文學故詩  
礼春秋皆以傳之子夏祇能傳往故孟子以為未得

聖人之全荀子以為正衣冠尊瞻視嚙然終日而不  
言而似得其寶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論  
語然實出二子門人之手其傳聞附會誤當不少觀  
速朽速貧之說小欽楊襲之宜傳聞已各異矣此尚  
讀為戴記之言若子張論玄子游論孝問孝問仁則  
人人異告或退或進則由求殊科以此推之誠為孔  
子之言皆有為而言也朱子于程子語錄龜山上  
蔡所記猶以為失程子之意若朱子陽明語錄以為  
失其師之意者後來辨正益繁故倭論語出于曾子  
子夏之手其偏失已多況出于一再傳門人之所輯  
哉畫象往再摹而失真碑刻往數翻而易貌以孔子

大聖至仁斯人是也歟鳳鳥夢想周公道長于齊  
陳宋衛迄疑于南子公山歎荷蕢之已果追楚狂而  
與言及今所記猶見萬一倣顏子子貢子張操觚纂  
錄其精義妙道當何如耶以伊尹之聖孟子所記如  
是而今論語自舉伊尹外去一言及其為佚文去疑  
傳守約之諸言掩聖仁之大道後來去以孟子之恢  
廓猶云窮則獨善其身自是儒者守為成法蓋儒者  
隘其道黔首薄其澤自茲矣今言孔子義理之學悉  
推本六經而易為孔子自著之書尤以為案論語為  
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也採論語亦為別白明之  
庶哉孔子之仁益光大昌澤以益來學莊生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心故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春秋政  
制之義著于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爲  
非如近時言經學者僅爲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  
之施行概乎不相問也孔學與春秋同條共貫詩書  
所述至相發明蓋孔子經世之學畧可窺焉然古今  
通殫事當日新政春秋立三統之法以昭後王漢儒  
篤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統之義六罕有心知其意  
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爲  
繇焉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昧于孔子璧獨  
道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也本厚既奉則厯朝  
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鑑著治亂之統通考詳沿

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  
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為別派四朝學案  
為薈萃至于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博稽而  
通其要務數之用以求仁為疎若夫小學則知儀書  
計內則所存原有二派朱子小學幼儀之裔爾雅說  
文學書之流但爾雅說文皆偽古文之學漢志小學  
為歆妄立不足據也但憑藉甚古畧歆識字未能驟  
廢余為證為別白言之若如近儒白首鑽研非徒聖  
學所不存抑為劉歆所欺殆甚不智也若朱子小學  
則做人樣子願共勉旃下及文史術藝並學者所不  
廢以次論之庶幾本末並該焉

說經 詩書禮樂易春秋是為六經見于經解莊子韓

非子史記儒林傳又名六藝史遷曰言六藝者皆折衷于孔子蓋六經皆孔子作也詩書禮樂孔子藉先王之書而刪定之至易與春秋則全出孔子之筆故孔子教人以詩書禮樂而易春秋身後始大盛也孔子之為萬世師在于制作六經其改制之意著于春秋孔子早而從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後王于是改制與顏子論四代子張言十世是也蓋周衰禮廢諸子皆有政作之心棘子成之患文侯時是猶黃梨洲之有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有日知錄事至平常不足震訝必知孔子改制六經而後知孔子之道所以集

列聖之大成實于堯舜法于後王也。淮南子夫殷夏周  
夏周殷春秋受周三代之禮不同。以春秋為繼周  
之一代。先秦西漢之說皆如此。除補考孔子二千年来  
行三年喪夏時選舉同姓不婚之制皆孔子之法則  
春秋實統二千年為一代也。必知春秋為改制而後  
可通六經也。漢興時三百五篇傳齊魯韓三家書二  
十八篇在伏生禮經十七篇在高堂生其記八十五  
篇皆經之記也。宋散見于詩禮無經易未經焚燒傳  
于田何為金書云。黑浦春秋傳公平穀梁皆主博士  
去聖不遠人彘異說洙泗經學雖不光大未有失也。  
至劉歆挾祿書之權伯撰古文雜亂諸經于是有毛

講周官左氏春秋傳往往增多杜林術宏傳之二鄭馬融龐參鄭康成兼採今古各私家法深入歆室甘效死力加以碩學高行後衆最盛三國六朝隋唐盡主鄭學于是偽古文盛行皆在劉歆龍中宋儒時多異論而不得其故亦為歆所垂節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時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十年皆為歆學孔子之經雖存而實亡矣諸儒用力雖勤入節愈深悖聖愈甚猶之楚而北轍緣木而求魚可謂之知學不可謂之漢學況是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歆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歆通聖人之經

在識諸經之字于是古音古義之學爭出競秦歟代  
聖統夫以此求道何異磨磚而欲作鏡蒸沙而欲成  
飯哉西漢之學以病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諫以洪範  
說災異皆實可施行自歆始尚刊詁以貴異博士之  
學段王革廟之乃標樹漢學聳動後生沈溺天下相  
率于無用可為太息也今掃除歆之偽學宋有經學  
由西漢諸博士考先秦傳記子史以證六經之本義  
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于是礼學咸有條理不  
至若鄭康成之言以禘六天而礼可得而治矣礼學  
既治詩書春秋軌道矣至于易者義理之宗變化之  
極孔子天人之學在是精深奧遠經學于是終焉皆

著其大義明義理之條貫按經世之實效開二千年  
之薪庶哉孔子之學後明于天下

讀書 史漢承三代之製制度文章與後世近而文義  
深古學人鑽仰終無盡期自六朝隋唐學者傳業尊  
與經並史裁既創且杜說多存焉尤足為考據之助  
新宗俊漢激厲名節學者講求可以入德若同章所  
用駢散畢具擢其典實捨其香草法其氣貌減藝林  
之淵海文苑之津藪也故上而經世立身有所取裁  
中而考據詞章有所擬檢下而科舉之學載文對策  
試帖律賦六倚為府囿足資漁獵以真學者所宜精  
熟也惟見學者讀之累年僅知事蹟餘無所得由不

能舉摘英華之故昔顧亭林先生日課門生四人登  
堂讀十三經及史漢六朝史人二十篇周而後始今  
用其法與諸子輪日讀史先以四史如有餘日則以  
晉書南北史隋書繼之其中制度文章經義史裁之  
美俱為摘出茲明學者一舉而通掌故能考據解詞  
章三善俱備于近世之學已為小成矣又近世學者  
自易書詩四書外餘皆束閣四傳四記惟左傳禮記  
有文誦之餘皆不觀今與學者先讀四史俾其頗知  
學問門徑然後輟讀四記四傳隨手讀時茲其指義  
學者一歲之中未能該博然能通四史四傳四記由  
董劉而述春秋因朱陸而求論語深沈之以四朝學



業博考之以通經通考經史大義聖道統緒為學本  
末亦已得其綱領矣進之大道康哉有基

習禮 朔月月半行相揖之儀以鼓為節考鐘磬吹管

柷琴案闋先詩譜而歌詩升歌詩笙三篇閒歌 罔

朝采章三篇笙入漢魏詩三篇散歌唐宋詩以管和  
之礼畢授壺誦學而散

論文 以三八日為課三日課義理經世考據詞章其

題各一八日課科舉之文上八日四書五經義試帖  
各一十八日四書義策問試貼各一二十八日四書  
義律賦試帖各一先期一日講藝焉

日課 子夏日知曾子曰有學者法也日課之法其目

有上曰讀書曰養心曰治身曰執事曰接人曰時事  
曰夷務讀書則有專精有涉獵二目求于內可得德  
尤求于外宜有劄記以朔望彙繳商略得失緝熙光  
明庶哉日新

#### 四恥

一恥無志 志于富貴不志于仁可恥也  
二恥徇俗 徇于風氣不能卓立可恥也  
三恥鄙吝 張南軒以鄙吝為大患凡鄙吝者天性  
必薄為富不仁可恥也宜按其根  
四恥懦弱 曾子以懦弱為庸人見義不為可恥也  
孔子貴行已有恥若有是四者不能學道願深恥之

光緒十七年二月西樵康祖

弟子

梁懷

啟

趙

校

字

治記于陀城長興里學會

1

孔子叔造六經改制聖法傳于七十以法後王雖然  
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已寡矣漢之學益得春秋宋  
明之學益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國朝諸儒創  
心絀性而宋學亡任師碑義逃難而漢學亦亡陵夷至  
道咸之季大盜猖獗國命危殆武生曰顧英之振救  
儒效既覩而世變亦日新矣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  
衰闕王制之缺慨然著憤思易天下既結之于國乃講  
之于鄉千秋與服領英秀捧手清業爰述斯記以為規  
言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隱隱乎樞機而亮晶之  
孔子之道庶幾煥炳不蔽留學諸子請墨諸版以告天  
下庶徵學之士如何趨嚮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

託命或有賴焉若更進而通天人之故窮制作之原則  
循誦斯編又不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弟子陳子  
秋謹跋